



碧海丹心

梁 信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2 038 7971 2

梁 信 著

碧海丹心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·一九六四

周 峰 装帧

电影文学剧本
碧 海 丹 心
梁 信 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

*

开本730×1035毫米1/32 印张3 15/16 插页4 字数62,000
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1,000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统一书号 10077·1034 定价(八)0.36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解放海南島的战役为背景的电影文学剧本。

全国大陆解放以后，蔣匪軍逃窜海南島，依恃美帝国主义的支持，以及海空优势武器，妄图負隅頑抗。但我人民解放軍，在毛主席的伟大軍事思想教导下，凭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，发扬了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用漁家木船，击潰了以飞机、軍舰等美国武器武装到牙齿的蔣匪軍，橫渡琼州海峡，胜利地解放了祖国神圣的領土海南島。

序 幕

一、残 敌

一只手，白嫩而修长，无名指上戴着鑲蓝宝石的戒指。手，輕輕地悠閑地敲着鉄栏——这是艾德华海軍中校，蔣軍泰华号舰长，軍装整洁，修飾适度，仪表出众，看样只有三十岁。此刻，他輕輕用口哨吹着大英皇家海軍学校校歌。象观赏风景一样，站在泰华号舰桥上。

一位矮胖丑陋的少校副长走来报告：“遵照舰长命令，最后一批陆軍弟兄全部登船。”

艾德华中校用目光检查：側身停在海上的泰华号，是一艘排水量一千四百吨的护卫舰。它的上下甲板上，到处象挤蒜瓣儿似地挤滿了蔣軍的陆軍士兵，秩序井然。舰上的海軍官兵，个个严守崗位。舰尾，拖着三只巨型三桅

木船，也挤满了陆军与少数家属。他侧头向前方望去——

海上全貌：比泰华号小一点的两艘炮舰：武威号和武运号，三艘大小不同型的登陆舰，两艘运输舰，两艘客轮，分别装满了人和军火，拖着大木船。它们以泰华号为中心，分左右散布在海上，待命启锚。再向前看去：岸边，停着一排排大木船，有三五百只，都标着醒目大字：“征用”。

艾德华收拢目光，带着女性的娇柔问：“您要把那些不能带走的渔船留给共军吗？”

副长满不在乎地回答：“您请宽心吧，舰长！拿破仑不能强渡英吉利海峡，希特勒也只能望洋兴叹。共军如胆敢用木船渡海，这琼州海峡，就是他们永远填不满的坟墓。”

“您是个军人呢……”艾德华不满地问：“还是个演说家？”

“是。”少校副长立正：“三天内把所有渔船撤到海南岛。”

“三天？您把敌人的行军速度估计得太低了，副长！”艾德华仍然看着前方，举起大型望远镜。

二、猛虎出山

北岸，一道天然沙堤，沙堤后尘沙冲天，象闪电一样，

从尘沙中冲出一面紅旗——“鋼鉄第一連”。

紅旗冲出画面后，紧跟着鋼鉄第一連連长肖丁，冲入鏡頭。这时他猛展双臂，煞住脚步，身后的部队，也猛然停住。他抬起头，虎虎的目光向前一扫，双眉立刻直竖起来。他有一副憨厚而又带几分孩子气的面孔，大約二十四五岁。

艾德华放下望远镜，贊佩地說：“兵貴神速！”

“鋼鉄第一連”紅旗前，肖丁振臂高呼，司号員小洪在旗后扬起金光閃閃的小銅号，吹起冲锋号牌。

連队冲向海边。目标：那一堆大木船。

少校副长胖脸上的肉一抖，急急对艾德华請求道：“舰长，馬上向海南……”

“不，恰恰相反。”艾德华說。他双手撑着鉄栏，微微探身，皺起双眉，认真地注視着前方。

三、迂 滄 海

岸边，战士們登上木船以后，混乱也就开始了：

三排长的一只船上，战士們在一堆繩索中找什么。找

不到，三排长令几个人用长竹篙撑起船帆，做“人工升篷”。肖丁登上的一只船，锚已提起，用篙撑，船打横不走。二排长的一只船，已升起篷，船不动。有人指锚链，于是七手八脚去拔锚。

艾德华嘴角显出温和的、得意的笑容。他带着习惯的娇柔说：“我要用炮弹告诉共军，什么叫兵舰，什么叫木船，而不是用演说。”

三艘敌舰同时开炮。

炮弹象雨点一样落在混乱的渔船堆里。

肖丁在船上，向沙滩上指着喊着，战士们纷纷跳下船向沙岗后跑去。等肖丁再回头看时，几百只木船已烧起了熊熊的弥天大火。也就在这一瞥间，他被炮弹的爆炸掀下大海。

艾德华满意地深深点头，仍用悠闲的语调说：“向海南岛撤。”

燃烧的船队下，火光中，肖丁从水里露出头来。他目瞪口呆，向海上看去：敌舰已列队退去。从舰上传来恬静的轻音乐。几只白色的海鸥绕着军舰飞翔。他一时怒火

千丈，头上的青筋蚯蚓般直蹦，咬着牙，频频咽着唾液。
转而，猛然抽出快机，也不瞄准，向海上快速点射：噠噠
噠……

怒涛遮断画面。

第一章

一、紧急命令

水淋淋的肖丁，拧眉瞪眼地坐在黑色岩石上。手中仍握着匣枪。

他的前方是碧波万顷的大海。西方，是一轮巨大的、牛血色的夕阳。

海水红日中跃出片名——《碧海丹心》。

一层层翻滚的大浪中映出编剧、导演及职员表。

涨潮水咆哮着，狂暴地涌向肖丁坐的岩石。

浪摧打着岩石，也不断袭击坐在那儿的人。肖丁的腿浸在海水里，似乎毫不觉得。他的精神还被暴怒与混乱包围着，没有清醒过来。

从红日的方向推出主演及演员表。

一位比肖丁略瘦、略高、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干部，連指导员苏誠从肖丁身后轉过来。他也沒换衣服，滿面愁容，默默地交給肖丁一份命令。他說：“我去找地下党的同志……。”

“筹划船只紧急命令”的特写。

苏誠說：“看能不能找到船，你在村里也了解一下。”

肖丁点点头，接过命令。无精打采地站起来。

二、初 識 小 妹

肖丁仍然穿着湿漉漉的衣服，走向金家——现在的連部。他還沒进門，一个六十岁左右身强体壮的老汉——金大义，滿腹心事的样子，急匆匆地与他擦肩而过。

“老人家！”肖丁叫了一声：“这村里还能找到船嗎？”

金大义背身站住。

“村子里还能找到船嗎？”肖丁再問一句。

金大义仍背着身。似乎想了一下，沒答理，走了。

肖丁楞在那儿。

小洪兴冲冲地走出来，提着一张竹制的矮椅和一只又粗又长的竹筒水烟袋，他在帮老乡搬东西。看见肖丁，他靠近了小声說：“連长，这新区还不错。”

肖丁只哼了一声，走进屋去。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战争中连部那点家当也安排得差不多了。他皱眉向房后看。

后门旁，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睁着大胆的眼睛注视着他。他没注意这个，心里还在冒火，随便地问：“你家怎么没人？”

“我这不是人吗？”金小妹反问。

他显得更不耐烦，用教育不懂事的孩子那种口吻补充：“我问大人。”

“谁是孩子？”比第一句更理直气壮。

这一次他不能不看看对手了。她一身穷家女儿的装束，黑色的又短又瘦的小褂，黑色的肥宽的长裤。脸是古铜色的，显得异常健壮，一脑袋又粗又黑不听话的头发，眼睛大胆而有神。这就是全部印象。看明白了，他愈显出大人身份，紧锁双眉：“嗯……”他在找话。

小洪救了驾：“还有位老爷子。”他说着指指凉床，“这个。”意思是叫小妹搬走。

“就是你进门碰上的那老汉。”小洪帮小妹搬床时补充说。

肖丁看小妹把凉床搬进旁边一间很小的房子。那房子，只不过是用竹子、破船板搭成的一座有门的小棚。他

大为不滿，猛喊了聲：“小洪！”

“有！”本來已走過來的小洪，一蹦就跳到肖丁跟前。

肖丁看看他，氣呼呼地問：“你們的群眾觀點都哪兒去了？”

“哪兒……去了？”小洪張張手也象在問。

小妹走出小偏房，聽到了他們兩人的對話。

“連部把這兒占了，”肖丁的責備聲：“你叫人家老漢和姑娘擠一個小棚子，雖說姑娘不大……”

小妹聽到最後一句，一撇嘴。

“連部搬過去！這是新區，我們要……”肖丁發覺小妹在聽，不說了。他把槍摘下遞給小洪：“馬上擦擦。”走出來又回身說，“指導員回來，就說我看船去了。”

他走了。從背後傳來小洪的喊聲：“你換換衣服……喝口水……吃點飯……你……”

肖丁拐彎不見了。

小洪看看小妹，立刻把連部的文件箱、連長的槍和行李提起，直奔小房。

小妹跟過去，見小洪正對小房撓後腦勺兒，便指指小涼床：“這是我這個孩子用的，留給你們那個……大人用吧。”

所說的“大人”——肖丁，愁眉雙鎖地站在海邊，他的面前，是一幅可怕而令人痛心的畫面：几百條大木船，被炸碎、燒焦。滿潮水，推着殘骸破板，順流而下。他也下意識地順水流方向走去。

沙灘上，留下了一溜長長的腳印。

肖丁雙手拾起一塊破船板，長嘆一聲，拋進海里。他向村中走去。

天斷黑了，一切景物成了模糊的剪影。

三、父 女

一盞破了罩、用紙糊上的小煤油燈。

這兒是金家正房。金大義父女兩人，愁悶悶地對坐想心事。金大義有一口沒一口地飲酒，小妹托着腮、瞪着眼坐在他旁邊。

許久，小妹問：“你去看過了？”

金大義一時不知她指什麼，反問：“什麼？”

“船……”不知為什麼，小妹嘆了口氣。

“看過了。”金大義看看小妹愁苦的樣子，又說：“放心，誰也找不到。”

“不是那……”顯然女兒和父親想的並不一致：“這大軍，名不虛，看那連長，一進門就叫那小兵搬房子。那

小兵也怪好的……”

“不然，不都成了国民党了！……”

“可我听他们言谈话語，他们急着找船用。”

两人同时叹气。沉默。

一声咳嗽，肖丁出现在門口。他說：“老人家，沒歇哪？”

“屋里坐吧。”金大义漫应着，不很热情。

肖丁走进来。小妹把矮竹凳让給他。

金大义不看人，也不让坐，說：“飲一口水酒吧。”对小妹，“洗碗。”

小妹去了。

“我不会喝酒。”肖丁說。

“闖蕩江湖的人，怎能不飲酒！”

肖丁看看金大义：风吹浪打的面孔，滿臉皺紋，一头白发。他努力找話，想不到金大义先开腔了：“又是找船来了？”

“你老人家可真猜对了！”肖丁欣喜地答。

“我問你：你們要漁家的船，它有什么用？”

“有什么用？——解放海南島啊！”

“你們有飞机嗎？”

“要飞机干什么！”肖丁帶着調皮劲儿，不正面回答。

金大义看看他，訂正一句：“沒有，是不是？”

“就算沒有。”

“有兵艦嗎？——也沒有？”

“也就算……沒有吧。”

“就凭漁家船？”金大义才扭过脸。

兩人四目相射。

肖丁仍然很热情地肯定一句：“全部用木船。”

金大义沒回答，轉过脸去低头喝悶酒。好象对肖丁的无知想法不屑回答，也无法回答。

“皆因这，我又找你老人家来了。”肖丁試探着提出：“我相信，象你老人家这种人，决不会不帮我們。”

“帮你們瞎喊嗎？琼州海峡底下穷人的骨头还少嗎？”金大义充滿感情地說：“一个花甲子了，——六十年我看见多少人死在洋枪洋炮兵艦底下……”

“你老人家不相信我們能……”肖丁看小妹来倒酒，忙說：“謝謝！”

“喝！”金大义让酒，肖丁喝了一口。

金大义也企图說服对方：“这是打仗，不是打魚。退一万步說，暈船也会毀了你們啊！何况……”

“船会被打碎，会暈船……”肖丁的固执劲又上来了：“可我們还要用木船解放海南島！这事我三言两語也說

不清!……”

金大义看看无法說服的对方,也因固执己见,說了下面的謊話:“村里的船,我也說不清!”

肖丁失望地看看金大义又看看小妹,好一会用手摸着酒碗,放下:“謝謝啦,歇着吧。”他慢慢地走去。

小妹送肖丁走出,轉身对父亲火了:“阿爸,你是什么心肠!”

“我就不信服,用漁家船能抗住鋼盔鉄甲大兵舰!”

“我沒問你那,我是讲,你不借就明說,为什么要撒謊?”

“你小点声。”

“人家没什么对不起我們,和中央軍比一比!”

“莫做声了!”金大义跺脚:“我讲那句話容易嗎?还不是为了你留下那条船……可我,我算什么漁家?小人!”他披上破衣服走了。

四、藏 起 的 船

不很亮的月光,照进連部。肖丁熄了灯,瞪眼坐在小竹床上,面对門外注意听着。突然一声响(矮竹凳被金大义匆忙中碰倒了),他看见金大义向門外奔去。他站起来喊了声:“老大爷!”